



John le Carré

A
DELICATE
TRUTH

微妙的真相

〔英〕约翰·勒卡雷 著 马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John le Carré

A
DELICATE
TRUTH

微妙的真相

〔英〕约翰·勒卡雷 著 马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微妙的真相/(英) 约翰·勒卡雷(John le Carré) 著;

马丹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6. 9

书名原文: A Delicate Truth

ISBN 978-7-5327-7281-0

I. ①微… II. ①约… 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0398 号

John le Carré

A Delicate Truth

Copyright © David Cornwell, 2013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4-084 号

微妙的真相

[英] 约翰·勒卡雷 著 马丹 译

责任编辑/宋玲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87,000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281-0/I·4432

定价: 5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7602918

保险箱和腹语术

代约翰·勒卡雷《微妙的真相》前言

突然之间，似乎觉得不应再背负秘密，八十过后的勒卡雷决定向追随他多年的读者揭露自己。继 2015 年出版迄今为止最完整翔实的个人传记后，今年九月他又将出版一部回忆录 *The Pigeon Tunnel*，其所记或人物事件，或器物场景，看似零星，却很可能会成为理解其作品完整意义的关键编码片段。

The last official secret（最后的官方秘密）一节中，勒卡雷从年轻时他头脑中一个古怪信念讲起——多年来他一直认为这个国家最“火爆”（hottest）的秘密锁在一只破旧的绿色保险箱中。保险箱放在一间顶楼办公室内，这间办公室所在大楼位于圣詹姆士公园地铁站附近，楼道复杂幽暗，只有获得特许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进入。大楼是军情六处总部，顶楼是首长办公室。勒卡雷二十出头刚刚加入间谍机构时就听人家说，那保险箱内的秘密文件只有情报处主管本人能够阅读。

岁月匆匆，事情来了。大楼要拆迁，新总部将坐落于泰晤士河岸，丑，而且现代化，在此之前情报处所有人员和动产先搬到临时驻地。关于那只保险箱展开了激烈讨论，让起重机、撬棍和沉默的人们护送它完整抵达下一个时代吗？高层反复争论，终于达成决议：无

论保险箱中的东西多么神圣宝贵，也已不再适合现代世界了，打开它。不管那会带来多少麻烦，宣誓、详细归档、根据其敏感性重新授权，开无数会签无数字，总之，打开它。

但是，那把钥匙呢？现任首长不知道，他从未动过打开保险箱的脑筋，对其中秘密毫无兴趣。他的生活哲学是不知者不会泄密。前任呢？前任的前任呢？谁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儿。登记处、秘书处、内保部门，问了一大圈，没有人知道，永远板着脸坐在厨房椅上的看门人也不知道。大家只晓得保险箱根据“蒙塞”（Menzie's）先生的命令安装，“蒙塞”是二战时期情报处的领导人。钥匙在他那儿吗？是他从字面意义上严格履行了誓言：把秘密带进坟墓么？他有理由那么做，是他创办了英国战时密码破译机关“布莱切利公园”，他上千次密会丘吉尔，他既联络欧洲地下抵抗组织，也接触纳粹德国情报机关头子，天晓得那保险箱关着什么魔鬼，放出来也许就是世界末日。

情报处有能人，他们找来开锁专家。稍一摆弄就打开了，速度快得让人意外——那也太容易了吧？但保险箱内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等等，这地方可全都是阴谋家，训练有素，不会轻易上当。这个保险箱会不会是个假饵？它有没有夹层？它是不是掩盖着真正的秘密洞穴？一根铁撬棍送进房间，轻轻地从墙上撬下保险箱，高级长官亲自伸头过去，检视保险箱与墙壁的夹缝。哇，传来一声惊叫，瓮声瓮气，像是来自远方。他伸手进去，慢慢抽出来一团东西，灰扑扑，仔细看是一条旧裤子，有一小片档案标签，用尿布别针钉在裤子上，打字机字体清晰可辨，宣告裤子的主人是鲁道夫·赫斯，纳粹党副党魁，元首希特勒的亲密同志。当时他自己驾机降落在苏格兰，试图与汉密尔顿公爵单独媾和，因为他得到错误情报，以为汉密尔顿公爵同

情纳粹。标签下方另有一行手写体，是情报处首长传统上使用的绿色墨水：请送实验室分析，也许能提供一些有关德国纺织工业的重要信息。

最大的秘密是没有秘密，加上一条脏裤子。不知勒卡雷是从什么时候起猜到保险箱中其实没有什么秘密的。他小说中那些情报机构，从来都没有完成过什么有意义的情报业务。书中人物永远都陷入假情报或者反情报陷阱中，希望渺茫，努力脱身。“巫术情报源”是《锅匠，裁缝，士兵，间谍》故事最大的秘密，最终却证明都是毫无价值的伪造情报。五十年后，八十高龄的勒卡雷出版了《微妙的真相》，小说中事件的缘起仍然是一条假情报。

与史迈利的对手不同，《微妙的真相》中假情报的提供者是国防承包商。“巴拿马裁缝”们，以及格林笔下那种“我们在哈瓦那的人”们，如今早已企业化。合法的情报骗子专项承包国家机构情报业务，假情报引发的行动和灾难结局被锁进国家最高机密的保险箱中，谁都不想打开它。在后冷战国际政治机制下，此类外包业务渐成惯例。针对敏感地区的间谍活动由私人公司承保，各国政府借此可以免除国际法责任。有关当代间谍活动的报刊报道中偶或见到一个词组，据说是情报业内行话，“cut-off”可以用来指称这种秘密行动或这类私人情报机构，因为对官方机构来说，把敏感业务（脏活）交给此类公司操作，目的就在于让它们成为一道防火墙，或者说一副白手套。争议、失败和丑闻一旦出现，官方便能切割关系，撇清责任。

在小说中，灾难事件真出现了。虽然是假情报，可是按预计没什么要紧。行动小组扑个空，写个报告上呈，总有理由可循，行动中偶然疏漏被对方发现，对方无故突然改变计划。一个小小失败，很正常，事情会完全掩盖起来，锁进保险箱。因为相关各方已提前兑现了

利益。可谁也没有事先估计到小说中出现的那种情况，小失败变成大悲剧，当然在大部分参与其中者（包括部长、公司老板、雇佣兵头领）看来，那仍旧不过是一个小小意外，但有人就不同意了。

其中包括一名特种部队战士、一个老外交官和一位高级文官秘书。后面两位多少能看到一点作者本人的影子。勒卡雷年轻时也曾派驻使馆，工作业务范围与托比·贝尔差不多。老外交官基特·普罗宾退休后住在康沃尔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乐无边。勒卡雷自己也长期住在康沃尔，附近居民都记得他，下午独自步行在山谷坡地间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激动起来甚至站在面对大海的峭壁上朗诵，看样子好像都是些戏剧台词。

这些不同意把悲剧仅仅视作小小意外的人们想要揭露真相，可大人先生们认为真相十分微妙，必须掩盖起来。真相也是脆弱的，一不小心就会碎裂、溶解、消失。在勒卡雷自己那个时代，政府机构人员常常在说话中用到 delicate 这个单词，意味某种特别敏感的秘密，一旦揭露会引发政治危机，必须把它们牢牢锁进保险箱。能不能打开这个整个英国统治阶级（establishment）精心维持着的秘密保险箱，只能依靠这少数几位反对者。

勒卡雷曾对《电讯报》采访记者说，他确实变得越来越激进。他甚至改变了政治立场，不再给工党投票。因为新工党倾向富人的政策，因为新工党在外交政策上无所作为。他觉得把国家权力让渡给私人公司企业，很可能让英国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。在《微妙的真相》中，他设计了一个新工党部长，充满野心和私欲，是他让英国政府卷入一个行将暴露的丑闻之中，让整个国家机器无可奈何地帮他一起掩盖真相，收买、暗杀知情人。

勒卡雷的后冷战间谍故事确实反映了作者某种更为激进的态度，

与从前史迈利们不同，勒卡雷笔下这些新时代正义战士不再有各种精神困扰，他们不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，只是勇敢地、几乎本能般地选择了某种道德立场。这确实让故事和人物变得简单了。甚至这也可能跟故事本身某种内在逻辑必要性有关，因为抽离了冷战这个大前提，故事中人也许需要更鲜明的立场才能投入战斗。然而归根结底，那是勒卡雷一以贯之的想法。在勒卡雷的间谍世界里从来就有两种敌人，一种站在冷战敌对那一方，另一种则躲在己方内部，冷战结束后，他们成了最大的敌人。他们是腐败机构和僵化体制、阶级、公学教育、利欲以及“微妙的真相”。是他们给世界带来伤害，是他们伤害了他的托比·贝尔和普罗宾们，是他们让他的史迈利们徒劳无益地付出代价，成为牺牲品。

勒卡雷回忆录的书名是 The Pigeon Tunnel（《鸽子隧道》）。勒卡雷特别喜欢这个名字，多次考虑以它作书名，《纯真伤感的情人》、《荣誉学生》、《史迈利人马》，不知为何全都作罢。一直到八十多岁出版回忆录，才有机会用上。

多年来，“鸽子隧道”的意象始终萦绕在勒卡雷心中，他终于有机会用它做了书名，并且在序言中讲述了那个故事。在勒卡雷快过二十岁生日时，他父亲决定把他带进自己的生活——到蒙特卡洛来一场赌博狂欢。他们入住的赌场酒店外有一片草地，面对着地中海。赌场管理人把它设计成射击训练场，绅士们午饭后便来这儿打几枪。草坪底下埋着成排细窄管道，管道另一端在大海岸边露出地面。赌场在楼顶上饲养了大群鸽子。成群的鸽子被人从草地一头塞入管道，它们顺着这条地下隧道拥挤前行，终于来到大海边。它们振动翅膀，腾空而起，射击场绅士们手中猎枪齐齐开火。这时候最让勒卡雷感到震惊、让他无法忘记的一幕发生了，那些未被猎枪打中的鸽子并没有就此逃

逸，反而再次回到赌场楼顶，因为自出生以来它们便栖息于此。等待它们的将是下一条隧道。

也许对于勒卡雷来说，意识形态敌人并不是最大的敌人，官僚机构中几名腐败高官也不见得能给世界带来多大灾难。是那个类似“鸽子隧道”的社会结构，让他的小说中人陷入某种永恒梦魇——努力前行，却永远只不过挤向牺牲品命运。

尽管已是八十高龄，勒卡雷在《微妙的真相》中仍旧展现了娴熟的叙述技巧。时间线、视角、尤其是人物对话。勒卡雷小说中的对话独具作者个人印记，有人将其形容作某种“腹语术”风格。那些说话声像是被窃听者记录，看不见对话者，声音却清晰可辨。那些声音疏离、断续，有时候需要在不同场景中多次回味才能辨识其意义。那些对话甚至总是跟正在说话的书中角色不在同一个时空中，具有它们自己的独特戏剧魔力。这也许跟勒卡雷的写作方式有关。我们先前说过，康沃尔的邻居们常常看到勒卡雷独自散步，口中自言自语，那正是作者在构思人物对话。勒卡雷写作时往往在书桌上先写好叙述部分，随后才重写对话。这部分工作他通常在散步时完成，他有戏剧天赋，会导会演，他想象对话场景，独自扮演小说中不同角色，让他们互相对话，回到家中用打印机记录那些声音。

小白

2016年8月5日

致 VJC

冬天也将不会减少春天的增添*

邓恩

* 选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·邓恩的《爱的成长》。

如果一个人讲了真话，那么可以肯定，或迟或早，会被人发现。

奥斯卡·王尔德

英属殖民地直布罗陀，一家普通的宾馆，三楼的一个房间。一个男人坐立不安，来回踱步。他年近六旬，却身形矫健。长着一张和善的英国面孔，却也几乎怒形于色。他只顾勾着身子往前蹿，一股子木头木脑的书生气。头发花白，竟老是有些不服帖地从额前耷拉下来，他每次都毛躁地归置一下，将就手腕上突起的骨节那么一推。若有旁人在场，会以为他是个着急上火的教书匠。多数人想不到，做梦都想不到，这位先生来自英国的中层公务员队伍，隶属外交和联邦事务部。外交部下辖多个部门，皆比普通的枯燥无聊还要枯燥无聊。他就在其中一个部门办公。可现在，他却被带离办公室，安排参加一次机密得不能再机密的行动。

他被安上一个假名保罗。为了加强记忆，他反复默念，甚至有时念出了声。假姓是安德森，并不难记。打开电视以后，他能听到电视里说：“欢迎您，保罗·安德森先生。纳尔逊勋爵酒舍诚邀您免费品尝餐前酒，何乐不为！”这句尾的感叹号戳到了他的敏感神经。为何不用上更贴切的问号，他始终不解。自从被关进了这房间，他就一直穿着宾馆提供的白色毛巾布浴袍。想睡觉的时候，他会脱下浴袍，但

根本睡不着。另有一次，仅有的一次，他趁着人少的时候溜到天台的啤酒屋吃东西。这次也是没有穿浴袍的。那啤酒屋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液味道，全是从街对面四楼上的泳池飘过来的。浴袍的气味也不好闻，跟屋子里其他东西一样，散发出烟臭味和薰衣草空气清新剂的味道。况且，浴袍太短，盖不住他的长腿。

他一边踱着步，一边对着自己发泄。在他的公务员生涯中，这样的发泄是少有的。他时而做苦脸表示真心的困惑，时而冲着墙上的穿衣镜做怒视状。此外，他还以安慰或劝诫的口吻自言自语，且声音也不小。反正他被关进这见鬼的屋子，没人听见他说话。只有那彩色相片上，我们亲爱的年轻的女王陛下跨坐一匹棕马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

房间里有一张盖塑料布的桌子，上面放着一块没有吃完的“会所三明治”和一瓶喝剩下的可乐。三明治是他刚来的时候就扔下的，可乐也已经不冰了。他从走进这个房间开始，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喝酒，虽然这有点困难。他恨透了房间里的床，尽管大得能睡下六个人，他却睡得背疼，只能伸直了躺在上面。床上铺有深红色的充丝床罩，床罩上躺着一只外表正常的手机，但有人告诉他这只手机已经做了最严格的加密设置。对于这些情况，他不以为然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因此，每回看到手机，他都要注视一会，眼神里充满了苛责、渴求和沮丧。

保罗，我必须遗憾地向你告知，除非出于行动考虑，你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都无法与外界联系。艾略特用浓重的南非口音对他说，这个人自称是他的行动指挥官。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如果你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他们会联络你所属部门的福利部，然后与你取得联系。我说清楚了吗，保罗？

是的，艾略特，你说得很清楚。

他走到房间另一端的落地窗前，透过积满灰尘的窗幔眺望那著名的直布罗陀巨岩，神情凝重。苍黄、褶皱的巨岩也从远处回望他，仿佛一位嗔怨的老妇。出于习惯和不耐烦，他再次查看了腕上的新手表，与床头电子钟所显示的绿色数字进行了比对。这块新手表是钢制的，黑色表盘，替换了他原来戴的卡地亚金表。那块表是他亲爱的妻子送给他的银婚礼物，是她从一位故世的姨妈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之后买的。

不过先别急！保罗是没有妻子的！保罗·安德森没有妻子，没有女儿。保罗·安德森就是个隐士！

“你不能戴那个，保罗，亲爱的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摘下来？”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女人这么说。听到她慈爱的声音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，当时在希思罗机场附近的一所红砖别墅里，她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同事为他做伪装。“不能让别人看到那些刻上去的缩写字母，不然你就要说是从某个已婚男士手上抢来的了，是吧，保罗？”

他觉得这玩笑说得有道理，决定像平时一样听从安排。于是他任由她拿走了自己的金表和结婚戒指，看着她把东西锁进一个保险盒，再标上“保罗”的名字，但她没有说明保管期限。

*

首先要搞懂，我到底是怎么跑到这鬼地方来的？

我自己进来了，或是被推进来的？还是半推半就进来的？

在房间里走上几圈，请好好想想：你本来待在枯燥的办公室里，现在却被单独关在英属殖民地上的一个房间里，这样不可思议的

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*

“你可怜又可亲的妻子近况如何？”问话的是来自人事部的冰美人。她算得上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人事部也被堂而皇之改成了人力资源部，个中缘由无人知晓。周五的晚上，正是守法公民往家赶的时候，那位冰美人却把他招至自己的闺房之中，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。他们是老对手了。要说他们有什么共通之处，可能是感慨身边的对手越来越少了。

“谢谢你，奥德丽。她一点也不可怜，我很高兴地告诉你。”他回应了她的问话。对于这种有性命之忧的会面，他表现出刻意的轻佻。“她很可亲，但不可怜。她恢复得很好。你呢？贵体无恙？”

“那她能离开你的照顾咯，”奥德丽继续说，没有理会他的问候。

“噢，不！这话怎么说？”他尽量保持轻松的气氛。

“这么说吧：如果派你到气候宜人的海外完全不受打扰地待上四天，或者五天，你有兴趣吗？”

“太有兴趣了，谢谢你，奥德丽。我们的女儿正好在家里住，她又碰巧是个医生，这真是难得的机遇。”他忍不住炫耀了一番，但对方显然没有在意他女儿的成就。

“我不了解这有多大的意义，也不需要了解。”她回答了一个没有被问到的问题。“楼上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副部长，他叫奎恩，你也许听说过了。他想立即见你。你们后勤保障部乱得很，可能没有收到消息。他是新上任的，刚从国防部过来。没有谁推荐，不过就找到

你了。”

她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样的消息，他当然听说了。他也读报纸，看晚间新闻。费格斯·奎恩，下院议员，众人口中的“费吉”，来自苏格兰的拳击手，自诩为新工党成员中的“知识猛兽”。他在电视上直言不讳，表现得好斗、有威慑力。此外，他自视为人民对付白厅官僚的鞭子，并以此为傲。这一点从旁人来看是值得称道的美德，但假如你碰巧是一位白厅官员，那就说不定了。

“你是说现在、马上，奥德利？”

“我想他说的‘立刻’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部长办公室的前厅空无一人，员工老早就离开了。办公室的结实如钢铁一般的红木大门，此时是半敞开的。是敲门然后等在外面？还是敲门以后直接推门进去？他选了一个折衷的办法，听见里面的人说：“别站在外面，赶紧进来吧，再把门关上。”于是他进去了。

年轻有为的部长块头很大，紧巴巴地套着一件午夜蓝的晚礼服。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拿一只手机贴在耳朵上。他的面前是一个大理石壁炉，里面堆满了红色的箔纸来冒充火焰。他本人和在电视上一样，五短身材，粗脖子，姜黄色的板寸头，一副拳击运动员的面孔上滴溜溜地转着一双贪婪的眼睛。

他的身后挂有一幅十二英尺高的人物肖像，画的是穿紧身衣的十八世纪的帝国建造者。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，人们忍不住要把画中人与眼前这位完全不同的人进行对比。尽管奎恩大肆吹嘘自己如何亲民，但他和画中人一样噘起嘴，表达出高傲的不满。他们都把身体的重量移到一条腿上，屈起另一条腿。这位年轻有为的部长打算对可恶的法国人实施惩罚性打击吗？他将以新工党的名义斥责那些闹事的暴